

“弄”字句及物性再探^{*}

钟小勇

提要 基于大量真实语料,文章全面探讨了“弄”字句在十个及物性参数上的表现,分析显示,“弄”字句是中及物性的。分析还显示,补语、语体与“弄”字句及物性也相关。文章还提出了基于统计的“及物性假说”,并以“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加以验证,此外,还探讨了两个小句及物性参数共变与同一个小句及物性参数共变的区别。

关键词 “弄”字句 “搞”字句 及物性参数 “及物性假说”

一、引言

1.1 以往研究

以往一般将“弄”字看作及物动词,胡骏飞、陶红印(2017)以广义及物性理论(Hopper & Thompson 1980; Thompson & Hopper 2001)为视角,并基于语料库对“弄”字句进行了探讨,显示“弄”字句只有24%是高度及物的,具有低度及物性的特点。该文还从主观性、“及物属性和谐律”等角度加以解释。该文弥补了以往研究的诸多不足,也为某些论断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证据。

不过,笔者认为,“弄”字句及物性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胡骏飞、陶红印(2017)只探讨了不带补语的“弄”字句,而且用例偏少(176例)。据笔者统计,带补语的才是“弄”字句的主要类型,有必要对各种类型的“弄”字句进行探讨。第二,胡骏飞、陶红印(2017)探讨“弄”字句及物性时,主要探讨了参与者这一个及物性参数,虽然参与者是重要参数,但及物性是由十个参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汉语广义及物性研究”(项目编号22FYYB008)资助,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研究生叶如帮助核对数据,一并致谢。

数合成的(composite) (Thompson & Hopper 2001) 有必要对十个参数进行探讨。而且该文探讨参与者时只考虑显性出现的论元成分,而未考虑省略的论元成分。第三,胡骏飞、陶红印(2017)将及物性参数的共变现象(co-varying) 归为“及物属性和谐律”,这是“及物性假说”(Transitivity Hypothesis)的更形象的说法。笔者认为,及物性指标是否指向共同的方向应以小句对比为对象。不仅如此,这些问题(语料偏少、未对及物性参数全面探讨、对“及物性假说”存在误解)是汉语及物性研究较普遍的问题,因而值得关注。

下面笔者也以广义及物性理论为视角,也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弄”字句的及物性,重点探讨以下四个问题:1)“弄”字句在十个及物性参数上的表现;2)“弄”字句及物性特点;3)补语、语体与“弄”字句及物性的关系;4)“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能否验证“及物性假说”。

1.2 小句确定

本文所说的“弄”字句是指“弄”字做谓语动词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简单句;2)从属小句(补语小句、状语小句、关系小句、宾语小句、主语小句等);3)连动句或紧缩复句包含“弄”字的部分。含“弄”字的词语或习语构成的小句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汉语动词用法词典》等,“弄”可划分为三个义项:1)搞、做;2)设法取得;3)摆弄、玩弄。笔者考察的语料中(见表1)，“弄”表“做、搞”的有1057例,占80.2%;表“设法取得”的有254例,占19.3%;表“摆弄、玩弄”的有7例,占0.5%。由此看出,第一个义项用例最多,但它的具体含义需要结合宾语或补语才能确定,这里不再对“弄”进行细分。^①

1.3 语料来源

本文采用的语料由口语、文学作品等七种语体构成,^②约一千万字,共1318例“弄”字句,详见表1:

① 胡骏飞、陶红印(2017)探讨“弄”字句时也未细分“弄”的义项。

② 语体分类参照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简称CCL),语料来源也与CCL具有一致性。

表1 语料构成

语体	总字数(万字)	例数	每百万字例数
口语	128	249	195
文学作品	416	760	183
报刊	108	24	22
社科著作	103	23	22
应用文	97	41	42
网络语料	59	31	53
翻译作品	111	190	171
合计	1 022	1 318	129

由表1可见,“弄”字句在口语、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中每百万字用例较高(每百万字超过170例),由于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中的“弄”字句都主要出现在会话中,可以认为“弄”字句主要出现在口语中。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作品与文学作品每百万字例数比较接近,前者是171例,后者是183例。据戴光荣和左尚君(2018)汉语译文语料库的轻动词(如“弄”“搞”等)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母语语料库,但本文语料显示,这两种语体“弄”字使用频率接近,这与“搞”字形成鲜明对比,相同语料中,翻译作品“搞”字每百万字66例,文学作品“搞”字每百万字172例,译者似乎有意避免使用“搞”字。

本文相关数据用SPSS 18.0软件整理和处理,采用卡方检验(χ^2)、皮尔逊(Pearson)相关(r)测量、独立性 t 检验等统计方法^①,各种方法的原理、使用要求及具体操作见邱政皓(2013)。

^① 卡方检验(χ^2)主要比较分类变量与分类变量之间的差异性,通过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来判断两个变量的差异与关联。皮尔逊(Pearson)相关(r)测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独立样本 t 检验推断两个独立样本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二、“弄”字句及物性参数分析

广义及物性由参与者、动作性、体貌、宾语受影响性等十个及物性参数合成,大多及物性参数较复杂,学界对它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本文将结合广义及物性原典及相关经典文献进一步明确各个参数的含义及表现形式,以使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Hopper 和 Hopper(1980) 将及物性参数特征分为高和低两类,为使分析更精细,本文分为三类: 高极、低极和其他类。其他类主要指高、低两极之间的现象,或与该参数关系不大的现象,或是有争议的现象。有的参数只有高极、低极两类。探讨及物性值时,主要考虑高极,低极和其他类统称为非高极。

2.1 参与者分析

参与者(Participants) 指 A、O、S 等概念(参看 Dixon 1979) ,这里只采用 A、O, A 是施事, O 是受事。如果 A 或 O 未出现但可唯一补出,则看作省略,是参与者。如:

- (1) 你去那儿拿一张毛边纸,再包包它(它)(你)别弄坏喽!
- (2) 刘连仁对大家说(? 大家)走到山下弄点吃的,不然会被饥饿折磨死的。

例(1)“弄”字句的 A“你”和 O“它”前文都直接出现过,而且可唯一补出,因而它们是省略的参与者。例(2)是胡骏飞、陶红印(2017)举过的例子,似乎承前省略了 A“大家”,但两者所指并不一致,后一个“大家”包括“刘连仁”,因而不认为是省略了 A,该“弄”字句只有一个参与者 O“点吃的”。

2.2 动作性分析

动作性(Kinesis) 是指事件(event) 和状态(state) 的对立。事件包括完成(accomplishments)、单次体(semelfactive)、达成(achievements) 等情状。(Smith 1997) 探讨动作性时,不考虑时态和情态成分。(Smith 1997; 陈平 1988) 表示事件的动词群组(verb constellation) 可以采用命令句,可做“劝服、要求”等动词的补足语,可带方式(如“小心的”“专注地”)或工具状语。(Smith 1997) 如果是 A 不具施事性(包括机构、组织)的、表典型否定的(详后)、表惯常的,则看作其他类。例如:

(3) 他很有把握把事情弄成功。

(4) 我经常被她的搔动和呻吟弄醒。

例(3)“弄”字句为完成情状,表事件。例(4)“弄”字句A为无生命的,且表惯常,看作其他类。

2.3 体貌分析

本文将体貌(Aspect)看作终结性(telicity),终结的是其谓语明确了终止点(endpoint)或概念上的界限(conceptual boundary),否则是非终结的。(Hopper & Thompson 1980)考察终结性时不考虑情态或时态因素。

这里首先看是表肯定还是否定,如果表示否定,则看作是非终结的,如果表示肯定,则看是否带补语,如果带补语,则动结式、动状式、动趋式、动介式(时地补语)看作终结的,动能式(无论是肯定式,还是否定式)看作非终结的,动数式看作其他类;如果不带补语,则带数量词修饰的宾语和定指宾语的看作终结的,不带宾语或带无界宾语的非终结的。终结的一般可与“在一个小时内”等共现,非终结的一般可与“一个小时”等共现。(参看 Smith 1997; Xiao & McEnery 2004 等)例如:

(5) 辣辣经常能连买带捡地弄回一大筐蔬菜。

(6) 签上就弄不下来了。

例(5)“弄”字带趋向补语,是终结的,可以说成“在两个小时内弄回一大筐蔬菜”。例(6)“弄”字带可能补语否定式,是非终结的。

2.4 瞬时性分析

本文将瞬时的看作指起点和结束点没有过渡阶段。(Hopper & Thompson 1980; Thompson & Hopper 2001)陈平(1988)将复变看作瞬时的,因为它很难容纳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这里将之看作其他类。瞬时性也不考虑情态或时态因素。

这里首先看“弄”字是否受“突然”“一下(子)”等表瞬时的状语修饰,如果受这些状语修饰,则看作瞬时的。然后看其是否表示否定或惯常,如果表示否定或惯常,则看作持续的。再看所带宾语或补语,如果不带补语,则看作持续的;如果带结果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和介宾补语,则看作其他类;如果带数量补语、可能补语的,则看作持续的。例如:

(7) 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

例(7)“弄”字前有状语“突然”,表瞬时。如果此例没有状语“突然”,

“弄”字带结果补语,则为其他类。

2.5 意愿性分析

意愿性(Volitionality)包含“有意性、自发性和目的性”等含义(Hopper & Thompson 1980),这里将“有意性”(intention)看作其核心含义。

这里首先看是否有A,如果有A,看其是否具有生命性,如果A不具生命性,则归入意愿性低的;A表机构或组织,“弄”字带可能补语否定式“弄”字句表其他不符合A预期行为或结果的,也看作意愿性低的。如果A具有生命性,则根据主语性质、修饰语、补语等语义确定,如果“弄”字受“肯”“故意”等表意愿的成分修饰的、前后有“来”或“去”的、为把字句或被字句、“弄”字句表A惯常或有规律行为的,以及其他符合A预期行为或结果的,则认为A意愿性高。如果无A,则归入其他类。此外,A是命令或致使对象或表动物,“弄”字句表可能、必要、假设、疑问、条件、推断、传言等意义的,也看作其他类。如果A是意愿性高的,它一般可置于动词“劝服”(persuade)后。(Taylor 1995/2001)例如:

(8) 木头的也好,磁的也好,都是他费尽心机弄来的。

(9) 他的小干脸上被一股笑意给弄活软了一点。

例(8)“费尽心机”“来”都显示“他”意愿性高。例(9)“弄”字句A“一股笑意”是无生命的,为意愿性低的,虽然此例是“被”字句,但由于A无生命,因而看作意愿性低的。

2.6 肯定性分析

肯定性(Affirmation)是指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如果是疑问,首先将之看作其他类。

以下三种格式是表否定的:1)否定词置于“弄”字前的;2)“否定词+情态动词”置于“弄”字前;3)“弄”字带可能补语否定式的。如果否定词和“弄”字之间有其他成分,且否定词一般可置于“弄”之前的,看作其他类。例如:

(10)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

(11) 抽出骨头,不要弄破鸡皮。

例(10)“弄”字句表肯定;例(11)否定成分“不要”置于“弄”字前,表否定。

2.7 语态分析

语态(Mode)是现实(realis)与非现实(irrealis)的对立。现实的是真实

发生的,是正在发生或发生在过去的事件,非现实的是未发生的或发生在非真实世界的。(参看 Hopper & Thompson 1980) 非现实的包括假设、条件、可能、能力、疑问、未来、祈使、意愿、义务、否定、惯常、报导等现象。(参看 Chafe 1995; Mithun 1995; Givón 1994; 张雪平 2009 2012 等) 例如:

(12) 哎哟喂,现在各大商场都在弄这个金刚砂牌手纸有奖销售。

(13) 什么? 马振武! 叫你捉住了! 不会的,你弄错了吧!

例(12)“弄”字句表现在正发生的事件,是现实的。例(13)“弄”字句表示推测,是非现实的。

2.8 施事性分析

施事性(Agency) 主要根据 A 的生命度来判定。有生命的是施事性高的,无生命的是施事性低的。无 A 的或 A 为机构、组织的看作其他类。例如:

(14) 即使她拿不到好的粮食,不是还可以多弄点钱?

(15) 烟毒把她的两条胳膊弄得又红又肿。

例(14)“弄”字句 A“她”承前省略,它是有生命的,施事性高。例(15)“弄”字句 A 是无生命的,施事性低。

2.9 宾语受影响性分析

宾语受影响性(Affectedness of O) 指宾语 O 受影响的程度,宾语受到明显变化、位置移动、产生、消失等是受影响性高的,否则是受影响性低的。探讨受影响性时,不考虑时态、情态(除否定)因素。疑问句根据预设来判定,如“弄那么大动静干吗”预设“弄了很大动静”,宾语受影响性高。不少文献认为把字句和被动句的宾语是完全受影响的,(Taylor 1995/2001; Smith 1997; 张伯江 2000) 因此能否变换成把字句或被字句可以作为判定宾语受影响性的依据。

这里首先将无 O 的看作是宾语受影响性其他类的。然后将否定成分(除“不要”“别”)作用的 O 看作是受影响性低的。再根据“弄”字补语、宾语等来判定宾语受影响性。一般来说,结果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后的宾语,以及有界宾语、“把”字宾语、“被”字句受事可看作受影响性高的。宾语受影响性不易确定的(如表疑问的、无补语且宾语无界的)归为其他类。“弄”字后带动词性成分的归入其他类。例如:

(16) 富善先生给弄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去了。

(17) 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

例(16) “弄”字句是“给”字被动句, O“富善先生”受影响性高。例(17) “弄”字句表否定, O“这段历史”受影响性低, 它不可转换为“被”字句或“把”字句(*我把这段历史弄不清)。

2.10 宾语个体性分析

宾语个体性(Individuation of O) 指具体/抽象、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单数/复数等几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特征, 这里主要探讨有指性(referentiality) 和定指性(identifiability) , 它们与其他高及物性特征相关性最高。(Hopper & Thompson 1980) 定指的是个体性高的, 无指或不定指的是个体性低的, 通指的看作其他类。

这里首先将无 O 的归入宾语受影响性其他类, 然后再探讨有宾语的情况。当出现前后宾语时, 只考虑前宾语。例如:

(18) 怎么挖掘? 这问题都谈烂了, 也没弄明白。

(19) 怪不得如今他还没弄上一官半职呢。

例(18) “弄”字句宾语“这个问题”承前省略, 为定指的, 个体性高。例(19) “弄”字句宾语“一官半职”是无指的, 个体性低。

2.11 小结

表 2 是语料中“弄”字句各个及物性参数特征的情况:

表 2 “弄”字句各个及物性参数特征

	高极		低极		其他类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参与者	752	57.1%	566	42.9%	0	0
动作性	993	75.3%	0	0	325	24.7%
体貌	1 019	77.3%	289	21.9%	10	0.8%
瞬时性	4	0.3%	484	36.7%	830	63.0%
意愿性	369	28.0%	323	24.5%	626	47.5%
肯定性	1 012	76.8%	181	13.7%	125	9.5%
语态	481	36.5%	837	63.5%	0	0
施事性	859	65.2%	96	7.3%	363	27.5%

(续表)

	高级		低级		其他类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宾语受影响性	873	66.2%	108	8.2%	337	25.6%
宾语个体性	665	50.5%	236	17.9%	417	31.6%
平均		53.3%		23.7%		23.0%

由表 2 看出,“弄”字句在体貌、肯定性和动作性三个及物性参数上的高级比例较高(大于 75%),这显示,这三个参数与“弄”字句及物性相关度较高。参与者高级比例占 57.1%,排第六,与“弄”字句及物性相关度较低,因此不宜只根据参与者一个参数来考察“弄”字句及物性。及物性是由十个及物性参数合成的,要综合考察所有参数。

三、“弄”字句及物性

3.1 及物性的判定

上文探讨了“弄”字句各个及物性参数的表现,下面探讨“弄”字句的及物性。

有两种方法可以表示及物性,一种方法是计算及物性参数高级的平均比例(AP),这种方法适用于探讨句式的及物性,如果 $AP \geq 80\%$ (含四舍五入),则为高及物性的;如果 $50\% \leq AP < 80\%$ (含四舍五入),则为中及物性的;如果 $AP < 50\%$ (含四舍五入),则为低及物性的。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及物性参数高级的数量,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探讨单个句子的及物性(及物性参数高级数量的和,N),也可以用于探讨句式的及物性(及物性参数高级数量的和的平均数,AN)。如果 $N/AN \geq 8.0$ (含四舍五入),则为高及物性的;如 $5.0 \leq N/AN < 8.0$ (含四舍五入),则为中及物性的;如果 $N/AN < 5.0$ (含四舍五入),则为低及物性的。^① 这些比例或数值可称为及物性值。

^① Hopper 和 Thompson(1980)统计了前景小句和背景小句的得分,分别为 8.0 和 4.1 或 78%和 39%,前景小句与高及物性相关,背景小句与低及物性相关,本文据此确定及物性的判定标准。

下面看两个例子:

(20) 我眼下一定要稳住它, 过后我一定要弄死它。

(21) 这个年月, 弄个位置不是容易的事!

例(20)“弄”字句有7个参数是高极的: 1) 两个参与者, A是“我”, O是“它”; 2) 表事件; 3) 结果补语显示为终结的; 4) “一定”“要”显示A具有意愿性; 5) 表肯定; 6) A具有施事性; 7) O为第三人称代词, 个体性高。它的及物性值是7, 为中及物性的。

例(21)“弄”字句“弄个位置”做主语小句, 它有三个参数是高极的: 1) 动作性; 2) 体貌, 宾语“个位置”是有界的; 3) 肯定性。它的及物性值是3, 为低及物性的。

3.2 “弄”字句的及物性

统计显示, 1318个“弄”字句及物性参数高极的平均比例是53.3%, 为中及物性的。统计还显示, 1318个“弄”字句及物性参数高极数量的和的平均是5.3316, 也为中及物性的。

由此看出, “弄”字句既不像有些文献所说的是高及物性的, 也不像胡骏飞、陶红印(2017)所说的是低及物性的(高度及物的只占24%), “弄”字句是中及物性的。

3.3 补语与“弄”字句的及物性

胡骏飞、陶红印(2007)只探讨了不带补语“弄”字句的及物性。^①语料中, 无补“弄”字句281例, 占21.3%, 有补“弄”字句1037例, 占78.7%, 有补“弄”字句是典型的($\chi^2 = 84.248$, $df = 1$, $p < 0.001$)。由此看出, 只探讨无补“弄”字句是不全面的。不过, 无补“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5.4591)与有补“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5.2970)不存在显著差异($t = 1.133$, $df = 499.549$, $p = 0.258 > 0.05$)。

统计还显示, 用例较多(多于200例)的三种补语中, 带状态补语“弄”字句(207例)平均及物性值(6.0435)显著高于带结果补语“弄”字句(521例)的平均及物性值(5.2131) ($t = 5.624$, $df = 735$, $p < 0.001$), 带趋向补语“弄”字句(216例)平均及物性值(6.2083)也显著高于带结果补语“弄”字句的平均及物性值($t = 5.263$, $df = 475.436$, $p < 0.001$), 但带状态补语“弄”字句平均及

① 陶红印和胡骏飞(2017)也未探讨带补语的“弄”字句的及物性。

物性值与带趋向补语“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不存在显著差异($t=0.889$, $df=417.268$, $p=0.375>0.05$)。这三种补语意义接近,都可看作表广义的结果,但它们的及物性值却不一致,由此看出,补语对“弄”字句及物性值的影响比较复杂。

不过,带这三种补语的“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是 5.622 9,与其他“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4.596 3)存在显著差异($t=6.969$, $df=602.006$, $p<0.001$)。前文指出,带这三种补语的“弄”字句至少在两个参数(体貌、宾语受影响性)上是高极的,因而它们及物性值较高也是容易理解的。

3.4 语体与“弄”字句的及物性

下面简要探讨各语体“弄”字句及物性差异,按照平均及物性值大小排列如下:

社科著作(5.565 2) > 网络语料(5.451 6) > 文学作品(5.431 6) > 翻译作品(5.321 1) > 口语(5.160 6) > 报刊(4.916 7) > 应用文(4.585 4)

由此可知,“弄”字句社科著作平均及物性值最高(5.565 2),应用文最低(4.585 4),其他几种语体比较接近。

Thompson 和 Hopper(2001) 通过统计分析显示,英语会话小句及物性很低,本文口语主要是会话(如《我爱我家》台词、《鲁豫有约》台词等),但其中“弄”字句的及物性并非最低,应用文中的“弄”字句及物性才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口语中的参与者常省略可补;而应用文(包括一些操作体)中小句施事受到抑制(参看陶红印 2007),而且其表示的动作行为具有通用或泛时性质(并非典型的现实的)。至于口语和文学作品中的“弄”字句及物性相近,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弄”字句绝大多数都出现在会话部分,它们口语性强。以上分析显示,及物性和语体关系密切,而语体本质上是社会的,跟语言使用有关,这进一步证实了 Thompson 和 Hopper(2001) 所提出的及物性程度和用言语做的事(what they are doing with their work) 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作品“弄”字句平均及物性值(5.321 1)与文学作品平均及物性值(5.431 6)很接近,不存在显著差异($t=-0.586$, $df=948$, $p=0.558>0.05$)。前文也指出,翻译作品与文学作品每百万字“弄”字句出现频率(171:183)接近。

四、及物性差异与“及物性假说”

4.1 “及物性假说”

胡骏飞、陶红印(2017)将及物性参数的共变现象(co-varying)称为“及物属性和谐律”,指各类及物性指标同时出现时一般指向共同的方向而不是相反方向。笔者认为,“及物属性和谐律”是“及物性假说”更形象的说法。“及物性假说”是指:

一种语言有两个小句(a)和(b),依据1 A—J中任何一个特征显示(a)及物性更高,如果相伴随的语法或语义区别出现在小句的其他地方,则这种区别也显示(a)的及物性更高。

关于“及物性假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着眼于两个小句参数的比较,而不是同一个小句不同及物性参数的比较。第二,它强调语法或语义特征的强制出现。由于汉语形态不完备,就只能依据语义特征,而语义特征的共现主要体现为倾向性,这也决定了考察的是句类(type)而不是句例(token)。为此,本文提出基于统计的“及物性假说”:

有两个小句a、b,根据A—J中任何一个参数,如果a比b更倾向是高极的,那么,其他参数也将显示a比b更倾向于是高极的。

倾向性通过(显著)相关性来表现,相关性可利用卡方检验(χ^2)来统计。^①下面从“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对比的角度来验证。

4.2 “弄”字句、“搞”字句及物性差异与“及物性假说”

“弄”和“搞”都是虚义动词,意义最接近,常可变换。(刁晏斌2004)有不少文献探讨了“搞”字语义的多样性、历时和地域使用情况等(徐时仪2003;杨丽君2002;姚双云2011),但未发现专题探讨“搞”字句及物性的。也有少数文献比较了“弄”字和“搞”字的同异,甚至涉及及物性的某些内容,如宾语差异等(刁晏斌2012),但未见专题比较两者及物性的。无疑,及物性是辨析“弄”字句和“搞”字句的重要视角。

同样的语料范围内,有1022例“搞”字句,“弄”字句和“搞”字句各个及物性参数特征及差异详见表3:

^① 是否存在倾向性(显著相关性)主要看 p 值,如果 $p \leq 0.05$ 则存在倾向性。

表3 “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

	“弄”字句				“搞”字句				
	高极		非高极		高极		非高极		
参与者	752	57.1%	566	42.9%	915	56.0%	718	44.0%	$\chi^2 = 0.311$, $\varphi = 0.010$
动作性	993	75.3%	325	24.7%	1 249	76.5%	384	23.5%	$\chi^2 = 0.523$, $\varphi = -0.013$
体貌	1 019	77.3%	299	22.7%	801	49.1%	832	50.9%	$\chi^2 = 246.480^{***}$, $\varphi = 0.289$
瞬时性	4	0.3%	1 314	99.7%	0	0	1 633	100.0%	$\chi^2 = 4.963^*$, $\varphi = 0.041$
意愿性	369	28.0%	949	72.0%	401	24.6%	1 232	75.4%	$\chi^2 = 4.478^*$, $\varphi = 0.039$
肯定性	1 012	76.8%	306	23.2%	1 265	77.5%	368	22.5%	$\chi^2 = 0.192$, $\varphi = -0.008$
语态	481	36.5%	837	63.5%	616	37.7%	1 017	62.3%	$\chi^2 = 0.470$, $\varphi = -0.013$
施事性	859	65.2%	459	34.8%	920	56.3%	713	43.7%	$\chi^2 = 23.786^{***}$, $\varphi = 0.090$
宾语受影响性	873	66.2%	445	33.8%	541	33.1%	777	66.9%	$\chi^2 = 168.152^{***}$, $\varphi = 0.253$
宾语个体性	665	50.5%	653	49.5%	458	28.0%	1 175	72.0%	$\chi^2 = 155.363^{***}$, $\varphi = 0.229$
平均		53.3%		46.7%		43.9%		56.1%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由表3可知,有四个及物性参数(参与者、动作性、肯定性和语态)，“弄”字句和“搞”字句不存在倾向性。有六个参数(体、瞬时性、意愿性、施事性、宾语受影响性和宾语个体性)存在倾向性,但六个参数都显示，“弄”字句比“搞”字句更倾向于是高极的。据此,这六个参数中,任何一个参数“弄”字句比“搞”字句更倾向是高极的,那么,其他五个参数也是“弄”字句比“搞”字句更倾向于是高极的,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基于统计的“及物性假说”。当然,这一假说还需要得到更多小句的验证。

4.3 两个小句参数共变与一个小句参数共变

胡骏飞、陶红印(2017)将“及物性假说”称为“从及物属性和谐律”,它

是指各类及物性指标同时出现时一般指向共同的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如及物性高的完成体一般不与及物性较低的延续体或非意志特征共现。笔者认为,胡骏飞、陶红印(2017)所说的“及物属性和谐律”主要指同一个小句的参数共变,而“及物性假说”强调两个小句的参数共变,两者不宜等同,下面以“弄”字句和“搞”字句为例做些探讨。

相关(r)统计显示,“弄”字句有32对参数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显著正相关的27对,显示它们是和谐的,显著负相关的5对(施事性和体貌、施事性和肯定性、施事性和语态、意愿性和宾语个体性、施事性和宾语个体性),显示它们是不和谐的,和谐的显著多于不和谐的($\chi^2 = 15.125$, $df = 1$, $p < 0.001$),由此看出,“弄”字句绝大多数参数之间存在共变关系,是和谐的。“搞”字句共有25对参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显著正相关的有22对,它们是和谐的;显著负相关的有3对(动作性和参与者、施事性和肯定性、宾语受影响性和施事性),它们是不和谐的。和谐的显著多于不和谐的($\chi^2 = 14.440$, $df = 1$, $p < 0.001$),这也显示“搞”字句参数之间绝大多数存在共变关系。由此看出,“弄”字句和“搞”字句参数之间大多数存在共变关系。

上文已分析过,“弄”字句和“搞”字句在六个参数(体、瞬时性、意愿性、施事性、宾语受影响性和宾语个体性)上存在倾向性,而且都是“弄”字句比“搞”字句更倾向于是高极的,因而验证了“及物性假说”。

由上文可知,“弄”字句和“搞”字句内部大多数参数存在共变关系,是和谐的,然而也有一些参数是不和谐的;但从“弄”字句和“搞”字句比较的角度看,只要参数存在倾向性,都是“弄”字句比“搞”字句更倾向于是高极的。因此,同一个小句参数共变和两个小句参数共变是不同的问题,不宜等同。

五、结 语

本文在胡骏飞、陶红印(2017)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弄”字句的及物性。基于大量语料,全面探讨了“弄”字句在十个及物性参数上的表现,分析显示“弄”字句是中及物性的。本文还探讨了补语、语体与“弄”字句及物性的关系。本文还提出基于统计的“及物性假说”,并以“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进行了验证,此外还探讨了两个小句及物性参数共变(“及物性假说”)与同一个小句及物性参数共变的区别。本文对及物性参数的范围和

定义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各个小类,确定了程序和方法,并提出了基于统计的“及物性假说”,为汉语及物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具操作性的思路。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有些问题未探讨,特别是造成“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的原因未深入探讨。Hopper 和 Thompson(1980)指出,及物性具有话语动因,及物性和背景性相关,“弄”字句和“搞”字句口语性都很强,它们的及物性差异显然不宜从背景性角度加以分析。Thompson 和 Hopper(2001)探讨英语会话小句及物性低的特点时指出,及物性高低和会话者用交谈所做的事密切相关,“弄”字句和“搞”字句及物性差异是否与此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陈平(1987)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1988)论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刁晏斌(2004)《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胡骏飞,陶红印(2017)基于语料库的“弄”字句及物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邱政皓(2013)《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 SPSS 数据分析范例解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陶红印(2007)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中国语文》第1期。
- 徐时仪(2003)“搞”的释义探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杨丽君(2002)动词“搞”在现代汉语中的语用考察,《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姚双云(2011)“搞”的语义韵及其功能定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张伯江(2000)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1期。
- 张雪平(2009)非现实句和现实句的句法差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2012)现代汉语非现实句的语义系统,《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Bybee J, Perkins R, Pagliuca W.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fe W. (1995) The Realis-irrealis Distinction in Caddo, the Northern Iroquoian Languages, and English. // Bybee J, Fleischman S. (eds.)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ivón T. (1994)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18(2): 265-337.
- Hopper P J, Thompson S 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 251-99.
- Mithun M. (1995) On the Relativity of Irreality. // Bybee J, Fleischman S. (eds.)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mith C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 Dordrecht: Kluwer.
- Tao Hongyin, Hu Junfei (2019) 基于语料库的“弄”字句的结构、语义和语用考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1): 162-176.
- Taylor J R. (2001)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S A, Hopper P J. (2001) Transitivity, Clause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onversation. // Bybee J L, Hopper P J.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7-60.
- Tsunoda T. (1985) Remarks on Transitiv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2): 385-396.
- Xiao R, McEnery T. (2004)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311121 zxyd@sina.com)

“conditions change , results continue” , and the lexical semantic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xtual semantics. When the continuative time adverb appears in the background clause , two discourse types are formed a discourse structure of “condition continuation , result change” or “condition continuation , result continuation or corresponding change” , the lexical semantic is suppressed , and the resulted discourse expresses positive expected information and anti-expected information.

Key words: *yiran* (依然) / *yijiu* (依旧) / *rengran* (仍然) / *rengjiu* (仍旧) ; durative meaning; counter-expectation meaning; textual meaning

A Reanalysis of the Transitivity of Sentences with *Nong*(弄)

..... **Zhong Xiaoyong** (84)

Abstract: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natural corpora data ,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ten transitivity parameters of sentences with *nong* (弄) , and reveals that such sentences are mid-transitiv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ype of the compliments or the genre of the tex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ansitivity properties of the sentence *nong* (弄) .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Transitivity Hypothesis from the discourse and statistical aspects , and tests it with the transitivity difference between sentences with *nong*(弄) and sentence with *gao* (高) ; furthermore ,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he co-variation of parameters between two-sentence patterns and one-sentence patterns.

Key words: sentences with *nong*(弄) ; sentences with *gao*(高) ; transitivity parameters; transitivity hypothesis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he* (如何) and *Heru* (何如) in Ancient Chinese

..... **Wen Xiaomeng** (100)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 *ruhe* (如何) and *heru* (何如) can be interchanged in the situation of asking characteristics , soliciting opinions , asking for methods , inquiring reasons or express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Ruhe* (如何) is an omitted form of *ru X he* (如 X 何) ” , which is a adverbial-centred structure. *Heru* (何如)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meaning of “looks like what” , which is an object-verb structure. Different sources lead to